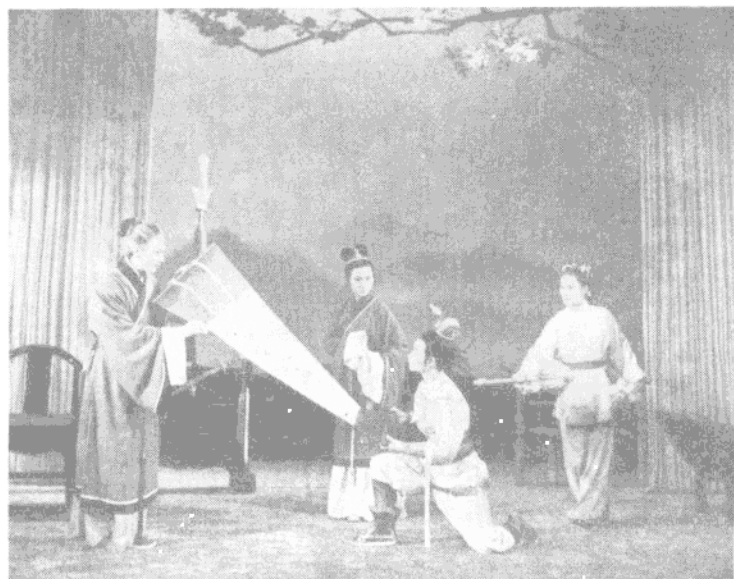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岳云

(儿童话剧)

馬少波著



第一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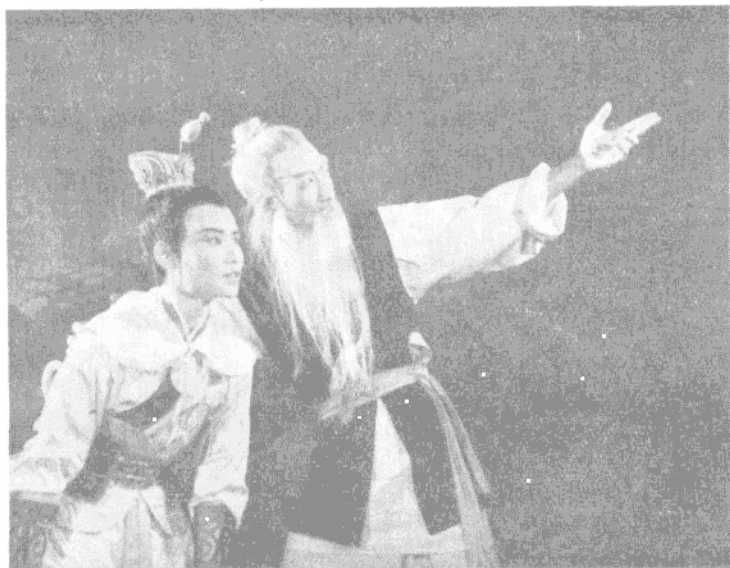
岳母把“精忠报国图”珍重地交給正要奔赴前方的岳云。

岳 母(左一，华 文飾)

岳夫人(左二，罗囡华飾)

岳 云(右二，李若君飾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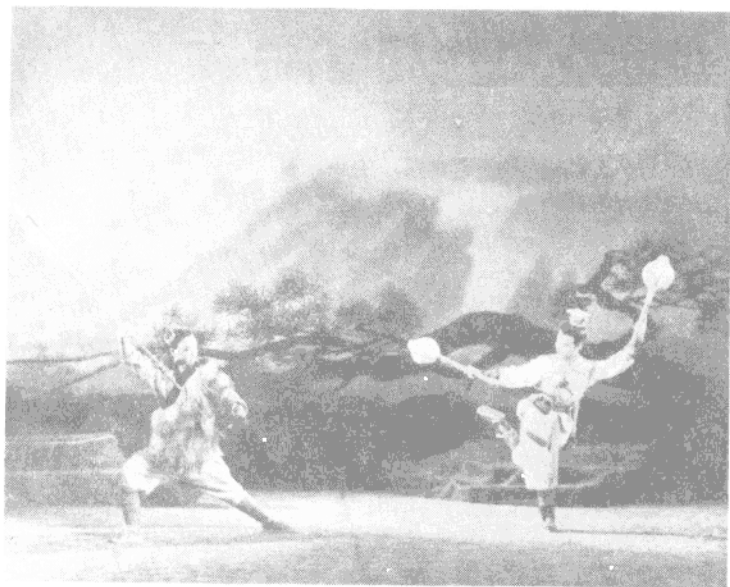
岳銀瓶(右一，叶幼儀飾)



第 二 場

老樵夫給岳云指路：“過去一層山，還過一層山；過去一層山，又是一層山。沒有过不去的岭，沒有上不去的山。”

老樵夫(右，陸錦康飾)



第 二 場

“報國瀝肝胆，英雄出少年。慷慨兩相約，回到黃河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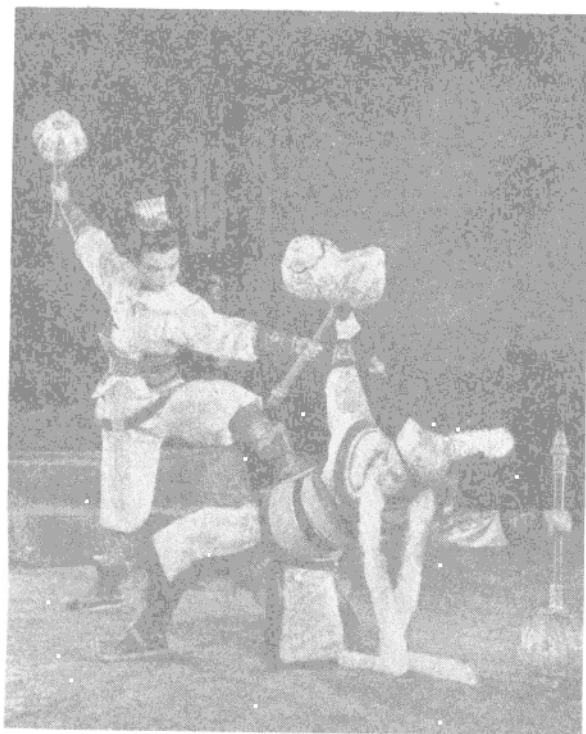
关 鈴(左，董曼华飾)



第 三 場

岳云对牛皋說：“岳家軍永远不挂这个，干脆把它砸个稀烂吧！”

牛 皋(右，何权达飾)



第 三 場

岳云对金彈子說：“你若識趣，赶快投降，把錘丟下，我留着一把砸核桃，一把換糖吃。”

金彈子(右，方掬芬飾)



第 四 場

戚方对金兀朮說：“小將虽然在岳飞帳下为將，实則是秦丞相的心腹。”

戚 方(左，聶文源飾)

金兀朮(右，梁燕生飾)



第 四 場

岳飞：“我軍乘胜渡河，直搗黄龙府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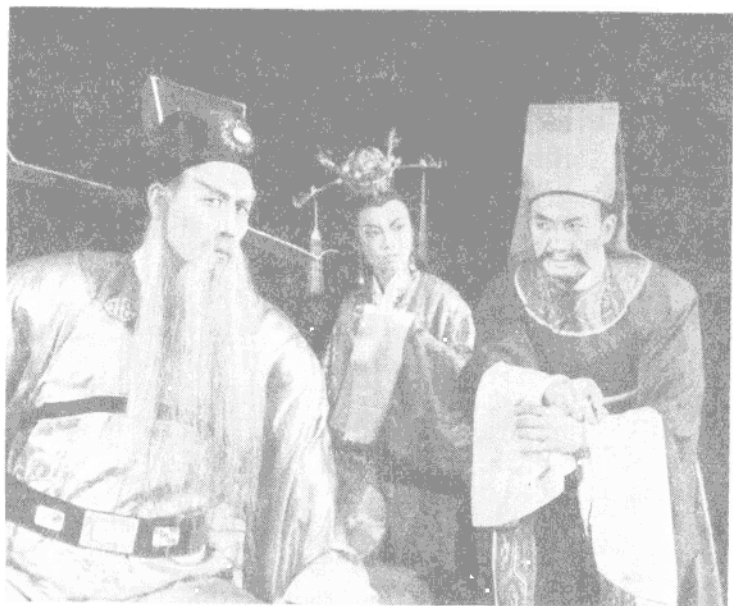
岳 飞(左，高学忠飾)

岳 云(右，史美明飾)



第 四 場

“金牌十二道，誤國知多少！回軍千行泪，丰功一旦拋。”



第 五 場

“莫道东窗密，消息路人知；狂風見高节，不折岳字旗！”

秦 檜(左，陈 默飾)

王 氏(中，李 蓮飾)

万俟卨(右，赵錢孙飾)



第 六 場

岳飞：“父子同行，后有来者，前仆后继，还我河山！”

中国儿童艺术剧院1961年演出剧照

导演：陈 颢 摄影：曹西林

人 物

岳 云——十三岁，宋代抗金小将。

岳 飞——宋代抗金名将，岳云的父亲。

岳 母——岳云的祖母。

岳夫人——岳云的母亲。

岳銀瓶——岳云的姐姐。

岳 雷——岳云的弟弟。

牛 皋——岳家軍將領。

張 保——岳家軍將領。

王 橫——岳家軍將領。

岳家軍兵士數人。

岳家庄庄丁數人。

一邻儿。

关 鈴——十二岁，义軍小将。

張国祥——义軍首領。

老樵夫。

义軍兵士數人。

金弹子——十四岁，金邦小将。

金兀朮——金邦主帅。

哈米蚩——金邦军师。

雪里花豹——金邦的东路元帅。

金兵将数人。

秦 檜——宋高宗朝的丞相，内奸。

王 氏——秦檜的妻子。

万俟卨——大理寺卿，秦檜的心腹。

戚 方——岳家军将领，内奸。

近侍、侍女、卫士数人。

刽子手数人。

老狱卒。

杂剧演员甲。

杂剧演员乙。

提调一人。

歌舞演员数人。

第一場 幼教

时 间：宋建炎四年初春。

地 点：湯阴岳家庄。

幕后合唱 “潭水寒生月，
松风夜带秋。
我来嘱龙語，
为雨济民忧。”①

[岳家草堂朴素雅淨，壁間悬有岳飞墨迹
《滿江紅》。窗外，海棠掩映。

[幕启时，岳母几边靜坐。岳云在伏案作“岳
母刺字图”，正为岳母描容。岳銀瓶旁立观
賞，間或指点。岳夫人席地紡紗。岳雷正
在搖籃中酣睡。全家恬靜喜穆。

岳 母（沉思，慈祥地微笑着，一字一字地低誦岳飞的
新作）“潭水寒生月，松风夜带秋。我来嘱龙語，
为雨济民忧。”为雨济民忧，好！你爹这首詩作
的很好！难为他，軍务这么紧，他还有闲情写

① 摘自岳飞：《題鄱阳龙居寺》詩。

詩……

岳夫人 母亲，瞧您老人家，真是“痴爹夸好儿”。

岳 母 呃，本来儿子是好的，为什么不夸呢？这首诗的意境好极了，又风雅，又有气魄，真是情深意远！多好！古人说：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之心为心。”这孩子，难得他不忘根本。……（忽然若有所思）哎，这首诗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哪！

〔岳夫人、岳银瓶、岳云凝神倾听。〕

岳 母 媳妇你想，“我来嘱龙语，为雨济民忧”，是不是有讽劝皇上坚决抵抗金兵，来解救百姓倒悬之苦的含意呢？唉，语重心长啊！

〔岳夫人深思。〕

岳 母 有三个月零九天没有接到鹏举的家信了。也不知前方的战事打的怎么样了？

岳夫人 母亲，哀兵必胜。一定会打的很好，大概快有家信来了！

〔雁鸣。〕

岳 母 雁北归了！

岳 云 （停笔，调皮地恳求）奶奶，您瞧，您老人家老说话。请别动，朝这儿看。（跑过来矫正姿式）您老人家靠这边儿一点儿好吗？请把眼睛睁大些好吗？

岳夫人 云儿！不许在祖母跟前放肆。

岳 母 (慈祥地笑)我喜欢孩子的摆布。好,不动,依着你。(正襟危坐。)

岳 云 謝奶奶!(又回到案边描容。)

岳 银 瓶 (学岳母,逗岳母笑,合掌)奶奶! 阿弥陀佛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薩……

〔岳母忍不住笑了。〕

岳 云 (用画笔在岳银瓶的面前一晃)姐姐! 娘, 你看银丫头老捣乱!

岳 夫 人 银丫头别理他。

岳 银 瓶 (拭一下眉心)瞧你, 讲理不讲理!

岳 母 银瓶, 让他好好画。来, 过来!

岳 银 瓶 (一面走近祖母身边, 一面嘟哝地)没理搅三分! 瞧你把奶奶画的多厉害, 我才不看哪。奶奶本来象尊低眉菩薩, 你倒把她老人家画成怒目金刚了。

岳 母 (抱岳银瓶在怀, 忍住不笑)让他画, 怒目金刚有什么不好! 奶奶本来是怒目金刚嘛。

〔岳云聚精会神地画。岳夫人一直在紡紗。
靜場片刻。〕

岳 云 奶奶, 得了! 您笑吧。爹爹和娘都画好了, 奶奶也画好了, 可是我呢! 我自己怎样画自己呢?

岳 银 瓶 不害羞, 还画上你自己。

岳 云 那当然, 奶奶給爹爹刺字的时候, 我不是端着硯

台在旁边伺候过嗎？爹爹跪在地下，娘捧着簪盘儿，我端着硯台，就这样，奶奶您說是不是？

岳 母 是啊！云儿應該画上。（岳雷醒，哭）把雷儿抱給我。

岳 銀 瓶 那好极了，你自己去画吧！（抱岳雷送給岳母。）

〔岳母接过岳雷，岳雷仍哭，岳夫人起立接过，背坐喂奶。

〔岳云取过一面銅鏡，临鏡自描，不成，一筹莫展。

岳 云 好姐姐，你来給我画！

岳 銀 瓶 哼！我給奶奶烧茶去。

岳 母 銀丫头，不許这样子！

〔岳雷又睡着了，岳夫人把他遞給岳母。

岳 夫 人 我去，你給他画吧。

岳 銀 瓶 是。

岳 云 謝謝奶奶，謝謝娘，謝謝姐姐。

岳 母 云儿，端着硯台站好！

岳 云 是。

〔岳夫人下。岳銀瓶执笔作画。

岳 云 （端着硯台站好）奶奶，是这样吧？

岳 銀 瓶 不要說話！請別动！朝这儿看！把眼睛睜大些！

〔岳云郑重其事，佇立不动。

岳 母 （笑）这真是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哪。云